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六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中華書局

第六輯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紀念專號

中華書局
北京 2010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6輯/張伯偉編. - 北京: 中華書局, 2010.5

ISBN 978-7-101-07348-5

I. 域… II. 張… III. 漢學-研究-外國-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52699 號

-
- | | |
|------|--|
| 書名 |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六輯 |
| 編者 | 張伯偉 |
| 責任編輯 | 孫文穎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
| 版次 |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8 插頁 2 字數 590 千字 |
| 印數 | 1-15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7-101-07348-5 |
| 定價 | 88.00 元 |
-

目次

漢籍綜合研究

東亞文化意象的形成與變遷

——以文學和繪畫中的騎驢與騎牛為例 張伯偉(3)

域外漢籍研究中的古文書和古記錄 王小盾(57)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禮樂與女色：明代出使朝鮮文臣的“卻妓詩”及其影響 衣若芬(91)

內醫院字本《諺解痘瘡集要》及相關資料研究 姜順愛(115)

《士昏禮》與朝鮮《家禮》學研究

——金長生《家禮輯覽》婚禮述評 盧鳴東(157)

許筠行實繫年簡編 左江(177)

朝鮮王朝最後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 孫衛國(219)

朝鮮後期抄本漢語會話書《中華正音》研究

——以詞彙特徵為主 朴在淵 金雅瑛(243)

艮齋文學思想及其與朱子的關係 徐興無(269)

日本漢籍研究

山上憶良的著述與敦煌願文 王小林(291)

三善爲康撰《經史歷》之文獻價值敘略

——兼論唐末五代大規模刻書之可能性 陳 翀(321)

天隱龍澤《錦繡段》文獻問題之考訂 卞東波(345)

日本漢文小說及讀本對回目的編譯與翻改 李小龍(381)

越南漢籍研究

- 越南經學典籍考述 劉玉琚(401)

漢籍交流研究

魏《毋丘儉紀功碑》考論

- 兼論東征之路線 馮翠兒(425)

- 六朝時代古類書《瑀玉集》殘卷考 童 嶺(445)

唐寫本《世說新語》殘卷校勘《世說》本文及劉孝

- 標注拾補 趙庶洋(493)

- 《文選集注》之編撰者及其成書年代考 陳 翀(501)

- 關於崔致遠《法藏和尚傳》流傳的幾個問題 金程宇(515)

- 清代越南使節在中國的購書經驗 陳益源(533)

- 《漂流人歸帆送別之詩》考論 蔡 毅(565)

- 晚清廣東李長榮與日本詩人之交誼考 程中山(577)

書評

- 《桂苑筆耕集校注》地理注釋商榷 孔祥軍(597)

- 稿約 (603)

漢籍綜合研究

隨而詳加推傳，比如《詩經》的《國風·秦風》，近世的「國學派」學者更將其與「詩上來說，平聲讀成聲，聲聲」等說來論證，這實是「國學派」學者對《詩經》文學史上所遺留下來的「詩」，繼續研究與推傳，作為研究之一種心機圖，「詩」

① 新大東（北京師大）等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54頁。又見於《詩經》、《詩經》等，見於《詩經》、《詩經》等。

東亞文化意象的形成與變遷

——以文學和繪畫中的騎驢與騎牛爲例

張伯偉

在東亞地區，從漢代開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中國爲中心而逐步形成了一個漢文化圈。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中，東亞地區同文諸國的讀書人有着類似的道德觀念、知識結構和感受方式，形成了大同小異的文明。而在中國所形成的某些文化意象，也隨着文學和繪畫作品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而發散到周邊國家，並且在當地產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由此而形成了“東亞文化意象”，如桃花源、四君子（梅蘭竹菊）等。作爲詩人的騎驢或騎牛，也是東亞文化意象之一。本文擬以此爲例，從東亞的文學傳統和繪畫傳統着眼，試圖對文化意象在形塑過程中所受不同地區、不同藝術門類以及各自不同傳統的影響作出初步的說明。

一 騎驢意象在中國的起源與嬗變

中國詩人騎驢見於文獻記載的，以阮籍爲最早，但詩人與驢結下不解之緣，則要到唐代始然，產生了一批著名的騎驢詩人。由於眾多騎驢故事和騎驢語錄的流傳，比如孟浩然的雪中驢背尋詩，杜甫的“騎驢三十載”，賈島在驢背上推敲，李賀騎驢覓句，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①的經典語錄，在中國文學史上就逐步形成了詩人騎驢的意象。作爲該意象的核心蘊涵，主要

^①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頁54。又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六十五引《古今詩話》。

有兩點：其一，驢是詩人特有的坐騎；其二，騎驢是詩人清高心志的象徵。作為其身份的自覺，可以用兩位十二世紀的南北詩人之作為例。南方的陸游在《劍門道中遇微雨》詩中有如此意味深長的一問：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①

而北方金源詩人李純甫則在其《灞陵風雪》詩中寫道：

君不見浣花老人醉歸圖，熊兒捉轡驢子扶。又不見玉川先生一絕句，健倒莓苔三四五。寒驢馳著盡詩仙，短策長鞭似有緣。正在灞陵風雪裏，管是襄陽孟浩然。官家放歸殊不惡，寒驢大勝揚州鶴。莫愛東華門外軟紅塵，席帽烏靴老卻人。^②

陸游的一問代表了詩人身份的自覺，這一身份的外在標誌就是騎驢。李純甫的感歎則更加強了這份自覺——“寒驢馳著盡詩仙”，也凸顯了騎驢詩人的典範——“管是襄陽孟浩然”，深化了騎驢意象的蘊涵——“寒驢大勝揚州鶴”。在這裏，孟浩然成為無可爭議的代表，“管是”意即必定是，而“官家放歸殊不惡”，乃用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吟詩的故事，所謂“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玄宗聞之不快，“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③。此事雖出於好事者所托，於史實難徵，但卻正反映了孟浩然在大唐盛世終身不仕的事實。

孟浩然騎驢的故事雖然是經過蘇軾的反復吟詠而產生較大影響，但蘇詩中並未強調騎驢意象的內涵。作為騎驢詩人的典範，孟浩然的形象是逐步形成的。李純甫用不可置疑的語氣強調了孟浩然的獨特性，而陸游所惟一援以自比的騎驢詩人也是孟浩然：一則曰“瘦似騎驢孟浩然”^④，再則曰“我似騎驢孟浩然”^⑤。後人更是以對比的描寫來突出孟浩然，元人真山民《陳雲岫愛騎驢》指出：

君不學少陵騎驢京華春，一生旅食長悲辛。又不學浪仙騎驢長安

①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冊，頁269。案：對這兩句詩，錢鍾書《宋詩選注》、趙齊平《宋詩臆說》和小川環樹《詩人の自覺》（收入《小川環樹著作集》第三卷，筑摩書房，1997年版）都有很好的闡發，可參看。

② 元好問《中州集》卷四，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頁222。

③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頁121。

④ 《攬鏡》，《劍南詩稿校注》卷四十六，第6冊，頁2839。

⑤ 《夜聞雨聲》，《劍南詩稿校注》，卷六十九，第7冊，頁3847。

市，淒涼落葉秋風裏。卻學雪中騎驢孟浩然，冷濕銀鐙敲吟鞭。^①

這裏舉出了三個著名的騎驢詩人——杜甫、賈島和孟浩然。如果說，賈島的詩風已落中晚唐，不免蕭瑟偏仄，所以後人不願學其“淒涼落葉秋風裏”，那麼，杜甫作為有着“詩聖”桂冠的大詩人，人們何以不學？進而言之，作為有着“三十載”騎驢歷史的杜甫，何以未能成為騎驢詩人的典範？其實，真氏詩的首二句即櫟括了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②數句之意，顯然，在後人的心目中，與孟浩然相比，杜甫欠缺之處不在詩，而在他對仕途名望的渴求，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干謁權門的庸俗氣。反觀孟浩然，他是唐代少有的幾個布衣詩人之一，同時代的李白稱頌他“紅顏棄軒冕”、“迷花不事君”，甚至發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③的讚歎。後人寫到孟浩然騎驢，也每每突出其“清”。元人張仲深《題灞橋風雪圖》云：

清標何似襄陽老，一片襟懷自傾倒。只因灞橋覓詩忙，非是長安被花惱。豪吟往往凌鮑、謝，長才靡靡壓郊、島。^④

陳旅《題畫圖》四云：

騎驢客子清如鶴，恐是襄陽孟浩然。^⑤

而在與杜甫的對比時，孟浩然之“清”就顯得尤為突出。宋禧《題張淑厚畫三首》之三云：

騎驢恰似杜陵翁，歸向南山路不同。惟有詩人最憐汝，解吟“疏雨滴梧桐”。（原注：孟浩然）^⑥

孟與杜相似的是“騎驢”，但踏上的路途卻“不同”。杜甫要“立登要路津”^⑦，孟浩然則是“南山歸敝廬”。雖然得不到皇帝的眷顧，卻能夠博取詩人的賞愛。在明人高啟的筆下，這種抑揚的對比就更為鮮明了，其《題孟浩然騎驢吟雪圖》云：

① 宋公傳《元詩體要》卷三，《四庫全書》本。

② 錢謙益《錢注杜詩》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頁1。

③ 《贈孟浩然》，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九，中華書局，1977年版，上册，頁461。

④ 《子淵詩集》卷二，《四庫全書》本。

⑤ 《安雅堂集》卷一，《四庫全書》本。

⑥ 《庸庵集》卷九，《四庫全書》本。

⑦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錢注杜詩》，頁1。

西風驢背倚吟魂，只到龐公舊隱村。何事能詩杜陵老，也頻騎叩富兒門。^①

東漢時的龐公是襄陽人，乃孟浩然之鄉先賢，孟在《夜題鹿門歌》中有句云：“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②一歌“棲隱”，一叩“富門”，這在高啟的眼裏不啻一清高，一濁下^③。

如果我們留意一下，上述舉例從張仲深以下都是題畫詩，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作為中國騎驢詩人的典範，孟浩然的形象不僅在後世詩人的文字中，也在很多畫家的圖畫裏。甚至可以說，騎驢意象最早是在與繪畫相關的文獻中獲得其文化意蘊的。

元人吳師道《跋跨驢覓句圖》指出：

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甫旅京華，白游華陰，島沖尹節，浩然、鄭紫傲凡風雪中，皆畫圖物色也。^④

可見詩人騎驢，是中國繪畫史上常用的題材之一。其中出現得最多的，也是孟浩然。據文獻記載，最早是王維在畫中描寫了孟浩然的騎驢。《新唐書·孟浩然傳》有這樣的記錄：

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⑤

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列王維於“妙品上”，並舉其代表作云：“嘗寫詩人襄陽孟浩然《馬上吟詩圖》，見傳於世。”^⑥我懷疑，畫題上的“馬”當為“驢”字之訛。北宋宣和年間的董道有《書孟浩然騎驢圖》，但未及作者。南宋以下，題詠王維此圖者越來越多，如杜範有《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文，宋元之際的牟巘有《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詩。明代梁寅的《題王維所畫孟浩然像》詩，從

① 《大全集》卷十七，《四庫全書》本。

② 高棅《唐詩品彙》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頁327。

③ 難得一見的例外似乎是元人吳師道，其《跋跨驢覓句圖》羅列了杜甫、李白、賈島、孟浩然、鄭紫等騎驢詩人，而評價如下：“杜巋然詩祖，忠不忘君，不可尚已。李豪而孟質，賈寒而鄭陋，不但其詩，人亦似之。”（《禮部集》卷十六）

④ 《禮部集》卷十六，《四庫全書》本。

⑤ 《新唐書》卷二百三，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8冊，頁5780。

⑥ 《唐朝名畫錄》，溫肇桐注，四川美術出版社，1985年版，頁16。

內容來看，也是一幅騎驢圖^①。綜上所述，《新唐書》記載的王維所畫浩然像，《唐朝名畫錄》提及的《馬（驢）上吟詩圖》，以及宋人題的《孟浩然騎驢圖》，指的可能都是同一幅畫。而此下有關孟浩然騎驢的題畫之作也更多，僅據清代《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四十所錄，就有劉克莊的《孟浩然騎驢圖》、袁桷的《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三首、王惲的《孟浩然霸橋圖》、吳師道的《孟浩然跨驢圖》二首、高啟的《孟浩然騎驢吟雪圖》和張羽的《孟襄陽雪行圖》等。而且，孟浩然之騎驢作為清高之士的特徵，最早也是在繪畫類文獻中出現。董道《書孟浩然騎驢圖》云：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襪襪、負苓簞，陟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迴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突，則胸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紫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紫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為此哉。不然，紫何以得知此。^②

在這裏，董氏首先強調孟浩然是“畸人”，即莊子所謂的“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③，這樣的人，與世俗的追求往往格格不入。而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窮或不遇，正所以成就其文學。其詩句與冰霜霰雪相裹挾，無論是清寒、清苦，都自得天地江山之清氣。鄭紫身為相國，養尊處優，故董氏懷疑他是見到《孟浩然騎驢圖》受到啟示，從而說出了那句名言。杜範《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云：

孟浩然以詩稱於時，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歎，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④

孟浩然自己說“不才明主棄”，在後人擬造的故事中，唐玄宗說的話倒像是看透了孟浩然的心思：“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⑤這句話在《唐詩紀事》中，

① 詩云：“蹇驢行行欲何之，妙句直欲追大雅。飯顆山頭杜少陵，溧陽水濱孟東野。飢寒一身人共歎，聲名千載天所假。南山故廬拂袖歸，五侯七貴俱土苴。”（《石門集》卷二）

② 《廣川畫跋》卷二，《四庫全書》本。

③ 《莊子·大宗師》，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冊，頁273。

④ 《清獻集》卷十七，《四庫全書》本。

⑤ 《唐摭言》卷十一，頁121。

被記作“卿不求朕，豈朕棄卿”^①，意思更為醒豁。

杜甫騎驢，無論是他自己陳述的“暮隨肥馬塵”，還是蘇軾挖苦的“蹇驢破帽隨金鞍”，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將驢和馬相對而言。至於吳師道說“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更是明確地將兩者處於對立的位置。在將驢和馬相對的架構中，它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文化抉擇。詩人多為貧寒之士，孟浩然、杜甫、李賀、賈島，無一非如此，故蹇驢破帽隨其一生。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考二》引江陵項氏語曰：

風俗之弊，至唐極矣。……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②孟郊不得意時，是“騎驢到京國”^③，而一旦登科，則“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④。又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七“歌詠”記載：

（劉僔）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

魏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⑤

所以在詩人的眼中，蹇驢往往和肥馬相對，它象徵着在野與在朝、布衣與縉紳、貧困與富貴的對立。因此，這一觀念是具有政治性的。宋人方岳《次韻徐宰雪句》云：“群公豈堪立仗馬，賤子只跨尋詩驢。”^⑥與騎驢相比，騎馬的特點是速度追風，與得意的心情配合，自然快意無比。但仕途險惡，陷阱密佈，故方岳又有詩云：“寧騎踏雪驢，莫驟追風馬。霜蹄失銜勒，多是快意者。”^⑦真山民詩亦云：“勸君勸君但騎驢，行路穩，姑徐徐。九折畏途鞭快馬，年來曾覆幾人車。”^⑧對於熱衷於功名富貴者，這樣的句子是令人警省的。在驢馬相對的架構中，這一彼此對立的觀念也成為中國騎驢意象的文化內涵之一。

① 《唐詩紀事》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348。

②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74。

③ 韓愈《孟生詩》，錢仲聯《韓昌黎詩集繫年集釋》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頁12。

④ 孟郊《登科後》，韓泉欣《孟郊集校注》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頁126。

⑤ 《澠水燕談錄》卷七，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88。

⑥ 秦效成《秋崖詩詞校注》卷三十四，黃山書社，1998年版，頁583。

⑦ 《以“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為韻送胡獻叔守邵陽》，《秋崖詩詞校注》卷一，頁10。

⑧ 《陳雲岫愛騎驢》，《元詩體要》卷三，《四庫全書》本。

二 高麗、朝鮮文學中的騎驢與騎牛意象

朝鮮半島素有“小中華”之稱^①，其核心即在禮義文獻，而文學也是突出的代表。崔岵(1539—1612)《李參贊見示楊天使簡帖序》云：“素以小中華見稱，其爲文辭尤近。”^②任叔英(1576—1623)《芝峰先生朝天錄後序》亦云：“海東文獻有小中華之號。”^③朴世采(1631—1695)《敬過英寧二陵》亦有“詩書小中華”之句^④。因此，中國文學史和繪畫史上的騎驢意象，自高麗時代以降，在東國亦屢見不鮮。

麗、鮮文學中的騎驢意象，多數屬於用典性質，涉及到的中國詩人主要有孟浩然、李白、杜甫、賈島、李賀、鄭紫、潘閔等，而由於蘇軾的影響，雪中騎驢、高聲吟肩的孟浩然形象，被東國詩人不斷地複寫。如李穡(1328—1396)《雪》云：

詩腸冷極誰能識，重憶騎驢孟浩然。^⑤

徐居正(1420—1488)《雪後有興題寄太初、德興兩集賢》云：

君不見騎驢陌上孟生酸，破帽短鞭肩聳山，一生冷氣無由刪。^⑥

蔡壽(1449—1515)《次東坡雪詩寄次韶》云：

詩人灞上歸何處？驢背吟肩聳兩尖。^⑦

文敬全(1457—1521)《雪中偶吟贈公輔令公》云：

① 這一稱呼首先起於中國，洪大容《乾淨筆談》即云：“自古中國亦許之以小中華。”(《湛軒書外集》卷二)至少可以上推到高麗時代。《朝鮮史略》卷六記載，北宋熙寧年間，高麗使臣朴寅亮與金觀赴宋，“其所著述，宋人稱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集》”。“小華”即“小中華”之意。李奎報《題華夷圖長短句》亦有“君不見華人謂我小中華，此語真堪採”之句(《東國李相國集》卷十七)以後也成爲他們的自稱，李達衷《倚風樓》云：“當時自謂小中華。”(《霽亭集》卷一)崔岵《送柳西垞赴京師序》：“我東素稱小中華。”(《簡易集》卷三)

② 《簡易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49冊，景仁文化社，頁278。

③ 《疎庵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第83冊，頁444。

④ 《南溪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138冊，頁75。

⑤ 《牧隱稿·詩稿》卷七，《韓國文集叢刊》第4冊，頁22。

⑥ 《四佳集·詩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0冊，頁246。

⑦ 《懶齋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5冊，頁407。

驢背吟肩山共聳，傍人笑指孟浩然。^①

黃床(1604—1656)《孟浩然像》云：

今人誰識古人顏，驢背吟肩聳玉山。^②

孟浩然作為中國騎驢詩人的典範，也被高麗、朝鮮時代的詩人所認同，陳渾有“除卻騎驢孟浩然，箇中詩思無人知”^③之句，閔思平(1295—1359)高呼“我愛吟詩孟浩然”^④，金得臣(1604—1684)自謂“騎驢十載，只學孟浩然之學詩”^⑤，李玄錫(1647—1703)亦謂“詩學騎驢孟浩然”^⑥，李匡德(1690—1748)則不無得意地說“我似詩人孟浩然，小驢雖蹇意尤憐”^⑦，甚至於有人將驢直接命名為“孟驢”、“孟生驢”或“浩然驢”，如高敬命(1533—1592)云“孟驢寒似蛭”^⑧，趙聖期(1638—1689)云“孟驢林鶴猶嫌鬧”^⑨，權好文(1532—1587)云“無詩不上孟生驢”^⑩，鄭弘溟(1582—1650)云“詩情尚倚孟生驢”^⑪，金富倫(1531—1598)感歎“無詩難上浩然驢”^⑫，李珥(1536—1584)謂李純仁“出騎浩然之驢”^⑬，河湑(1597—1658)則自謂“行藏寧付浩然驢”^⑭。而中國文學史上有關驢是詩人特有的坐騎、詩興生於驢背的觀念，也為麗、鮮兩朝詩人全盤接受，如金駟孫(1464—1498)云“蹇驢風味，詩家固不免”^⑮，鄭希良(1469—1731)云

① 《滄溪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1冊，頁413。

② 《漫浪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103冊，頁368。

③ 《宋迪八景圖·江天暮雪》，《梅湖遺稿》，《韓國文集叢刊》第2冊，頁283。

④ 《次韻愚谷先生賦雪》，《及庵詩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3冊，頁69。

⑤ 《醉墨堂上樸文》，《柏谷集·文集》冊七，《韓國文集叢刊》第104冊，頁208。

⑥ 《次密州倅韻》，《游齋集》卷六，《韓國文集叢刊》第156冊，頁395。

⑦ 《悼驢》，《冠陽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09冊，頁359。

⑧ 《息影亭四時詠·冬》，《霽峰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42冊，頁55。

⑨ 《詠梅花》，《拙修齋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47冊，頁186。“林鶴”乃指林和靖之鶴。

⑩ 《雪中贈金秀卿》，《松巖集續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41冊，頁202。

⑪ 《四十》，《畸庵集》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第87冊，頁56。

⑫ 《詠雪寄李文庇遠、權友章仲》，《雪月堂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41冊，頁11。

⑬ 《送李春卿序》，《栗谷全書拾遺》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45冊，頁523。

⑭ 《林居感興》，《台溪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01冊，頁80。

⑮ 《頭流紀行錄》，《濯纓集》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第17冊，頁259。

“驢背爬詩瘡”^①，魚得江(1470—1550)云“清詩盡出寒驢背”^②，鄭士龍(1491—1570)云“佳句愛尋驢子背”^③，李廷龜(1541—1600)云“驢背覓新詩”^④，蔡彭胤(1669—1731)云“詩堪驢背得”^⑤，南公轍(1760—1840)云“詩思驢負載”^⑥。因此，作為文人士大夫的一種清高趣味的象徵，騎驢也贏得了詩人的向往、欣賞和喜愛。例如宋浚吉(1606—1672)《答鄭景式》云：“雪中騎驢，乘興遠訪，古人風致，今不可見。”^⑦張混(1759—1828)《平生志》列舉文人“清供”八十種，“蹇驢”即為其中之一^⑧。李圭景(1788—?)歷數文人“四時十二時清趣”，冬季日晡着“布衣皮帽裝嘶風鞭，策蹇驢問寒梅消息”^⑨亦赫然在目。而作為月課的詩題，它還滲透到漢詩的普及教育之中^⑩。由此可見，中國文學中的騎驢意象在高麗、朝鮮兩朝的文學中顯然得到了延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延續不是整體性、全面性的，他們有其更富於特徵的坐騎。

如果我們仔細吟繹上述引文，就會發現主要有三種情況：其一，用典，即使用中國騎驢詩人的故事；其二，題畫，或是中國畫，或是中國題材畫；其三，倣倣，這指的是在精神層面上對中國詩人的認同。在現實生活中，東國詩人的坐騎主要的不是驢，而是牛。可以說，牛是麗、鮮兩朝詩人的主要代步工具。趙龜命(1693—1737)《貫月帖序》指出：

我東之稱小中華，舊矣。人徒知其與中華相類也，而不知其相類之中又有不相類者存。^⑪

這“相類之中又有不相類者”，正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之處。而由騎驢到騎牛

① 《雪後寄景劉》，《虛庵遺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18冊，頁40。

② 《八友屏·灞橋騎驢》，《灌圃詩集》，《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1冊，頁480。

③ 《戲使襄陽故事》，《湖陰雜稿》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5冊，頁96。

④ 《雪夜凍吟》，《四留齋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51冊，頁282。

⑤ 《登禮門峴》，《希庵集》卷十六，《韓國文集叢刊》第182冊，頁308。

⑥ 《送崔水部孟岳歸鳩林故居》，《金陵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72冊，頁36。

⑦ 《同春堂集》卷十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07冊，頁34。

⑧ 《而已廣集》卷十四，《韓國文集叢刊》第270冊，頁579。

⑨ 《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三十六，東國文化社，1959年版，下冊，頁91。

⑩ 如金光鉉《灞橋騎驢月課》，《水北遺稿》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21冊，頁276。申混《灞橋吟詩課作》，《初庵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37冊，頁25。

⑪ 《東谿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215冊，頁6。

的轉換，也正是其中一例。

據文獻記載，最早的騎牛詩人是高麗朝中期的崔讜(1135—1211)和金克己(生卒年不詳)，他們的“騎牛”也成為著名的“東國故事”。最早寫到崔讜騎牛的，是其同時代詩人李仁老(1152—1220)，其《崔太尉騎牛出游》詩云：

嗜酒謫仙扶上馬，愛山潘閬倒騎驢。爭如穩着黃牛背，處處名園任所如。^①

將崔氏騎牛與李白騎馬、潘閬騎驢相比，雖然都是詩人，但並未與寫詩聯繫起來。關於崔讜雪中騎牛覓句的佳話，是經過稍後詩人李齊賢(1287—1367)的歌詠，才影響及後世的，有點類似於蘇軾之寫孟浩然騎驢。鄭樞(1333—1382)在其《東國四詠》中，有一首《雙明崔太尉讜雪後騎牛游城北陂巖》，另外三題是《金侍中富軾騎驛訪江西惠素上人》、《鄭中丞敘謫居東萊每月明彈琴達曙》和《郭翰林預冒雨賞蓮有詩》，顯然，這四首詩歌詠的都是高麗朝名人奇事，崔讜騎牛覓詩即為其中之一：

兩山松櫟雪培堆，驀水穿雲路幾回。莫說袁安高枕興，何妨牛背覓詩來。^②

據此詩題下自注云：“座主益齋侍中命賦。”可知這是奉李齊賢之命所作。與李同時代的詩人閔思平亦有《東國四詠益齋韻》，既是步益齋詩韻，內容與鄭樞四詩亦同，其二《崔太尉冒雪游城北陂巖》云：

千尺雲根聳北山，古賢遺跡畫應難。自從相國題詩後，多少行人指點看。^③

所謂“自從相國題詩後”，指的就是李齊賢題詩歌詠之事，可惜今本《益齋集》不存此詩。但經過這些著名詩人的題詠，後人經過陂巖，就會自然聯想起崔氏騎牛作詩的故事。朝鮮時代成俔(1439—1504)《陂巖》詩云：

雙明往事渺無蹤，巖壑參差躑躅紅。牛背吟詩乘雪去，何如載酒對春風。^④

雖然往事如煙，但崔氏騎牛吟詩的韻事卻傳播人口，經久不衰。

① 《東文選》卷二十，民族文化刊行會，1994年版，頁370。

② 《圓齋稿》卷上，《韓國文集叢刊》第5冊，頁196。

③ 《及庵詩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3冊，頁61。

④ 《虛白堂集》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第14冊，頁274。